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  
第二十六回 李州牧義釋譚金福 倅親王怒打劉趕三

話說徐小香扶起譚老旦，問其原故。譚叫天道：「我那兒子譚金福，前者和何九那小子一齊跑了，不知去向。後來方知他在東光。他走的時節媳婦已經有娠，不久養了我那個大孫子，取名嘉善。他也沒回來。他住在東光唱了多日的戲，那裡有個姓筍的大戶同他十分要好。」小香道：「這個姓好生奇怪？我今天頭一次聽說。」叫天道：「這一姓本是少有，倘若混到我們戲班裡來，一定把竹字頭改個草字頭，叫他和三國荀（或）認作一家，倒覺著順溜多了。」小香道：「你慢替人家改姓，且說正文。」叫天道：「家有位作過知縣的頗有幾個錢，要叫金福弄科班。教習都請好了，不想交何及家和筍家是親戚。」小香道：「這一姓我倒曉得，他姓的狀元及第的那個及字，也是冷姓。你且說你的，不要聽我打岔。」叫天道：「姓及的向筍家說：『俗話道的好，跟誰不對勸誰捏班起會。這弄科班豈是外行幹得的？早晚是弄賠了就算了結。』筍家聽了他的言語，對金福說：『你快把教習辭了，這事我不辦了。』金福一怒跑往薊州，又唱了些時，倒也掙了不少的錢。又同何九上了一趟遵化州。那知州李大老爺待他甚厚。李大老爺的少爺，喚作李鍾豫比金福大個十幾歲，和金福親如手足。不想他們江蘇人如此的愛戲。金福同何九復往薊州，因為一樁小事和東陵上看陵的兵打起來了。我這兒子拳腳本來好得，更加跑野台子，每日揣著小米麵餅子腳打地二三十里，晚間在露天睡覺。唱武生兼演開口跳，越受辛苦越長氣力。那看陵的兵如何是他的對手？我兒子本想打那廝一頓放他走路，誰知手略重了些，那小子挨不起，只消幾拳便兒眼猴了。金福見出了人命，仍跑往遵化州躲了。守陵大臣動貝子發下文書緝捕，幸虧李大老爺推說他不在他的境內，不曾捕著。那動貝子動了火，又下嚴緊公事。金福托人進京求救。可憐我只有此子，徐大老闆千萬替想個主意。」小香皺眉道：「人命牽連，叫我怎樣替你想法子？你此話可曾向大老闆說過？」叫天道：「正還未曾。」小香想了一想，同他來至帳桌邊，那長庚早已坐在那裡。小香正要同他說話，只見一人從外面走來，在帳桌前踱來踱去。看他的穿章，好似個部裡的京官，大家都不認識。長庚忙向他招呼，請他坐下。那人也不謙讓，便在長庚的上首坐了。眾人頗覺納罕。長庚問道：「請問爺台，是個京官嗎？」那人點一點頭。長庚霍的站起，恭恭敬敬垂手侍立道：「這等是位貴人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官不甚高，何貴之有？」長庚道：「貴足踴躍地，想必是訂堂會管事的，快把水牌拿過來，請老爺寫定日期。」那人道：「我並不寫堂會，只在後台看一看。」長庚道：「老爺貴人，豈不知看戲是在前台的？一定是來訂堂會。不然，哪有職官擅入後台之理？若被言官曉得是要掛名白簡的。依優人之見，老爺即便訂戲，也是叫管家來為妥。此處非貴人久占之所，老爺請便。優人要辦理本日唱戲的瑣事。」一席話說得那人滿面羞慚，搭訕著走了。

盧台子在旁笑道：「近來外行都愛進後台，不知是何原故？實在後台毫無意趣，花臉不人不鬼，旦角不男不女，有什麼好看的？」趙德祿道：「大老闆這一著兒可真絕，看他還進來不進來？」

譚老旦已是心急，見他們只管閒談，忍不住跑過去向著長庚磕一個頭，又把金福的事說了一遍。長庚怒道：「你兒子太不安分，在此地便想發外財，私自跑了。在外面又惹出這般橫禍。這樣人只好不去管他。」小香道：「譚老哥只此一子，玉山兄若不發憐憫，恐他性命難保。」長庚道：「蝶仙願救金福，你的腳力比我不在小處，你何妨自己去做？」趙德祿道：「徐大老闆因大老闆是本班之主，有事不能不來商議。大老闆不可負了他的來意，還是你們二位共同想個法子為妙。」長庚道：「殺人償命。唱戲的難道能抗王法？」小香道：「菜市口永遠沒殺過梨園，豈可由今日破例？」長庚道：「不殺梨園，想是梨園不犯該殺的罪。」眾人怕兩個僵了，都夾在中間打岔。譚叫天仍是哭求。盧台子坐在一旁一言不發，只是冷笑。趙德祿道：「盧先生你是大老闆最親信之人，怎麼一句話也不說？」盧台子道：「金福並不是明日就死，他還不曾被人拿住，我們正好緩緩商議。這些話何必定要在後台講？」長庚看了他一眼，便不作聲。小香叫趙德祿把叫天扶出，當日大家各自登場。

演戲已畢，小香、德祿帶了叫天先到四箴堂。長庚和盧台子共坐一車，反是後進的門。在上房堂屋裡一齊坐定。叫天目瞪口呆，望著眾人流淚。盧台子道：「譚兄不必著急，我們從長計議。」長庚道：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你這盧台子一句話不要緊，把諸位都哄到我家來了。我此時卻要你出主意。」小香道：「盧先生是有名的小諸葛，當然另有高見。」盧台子道：「請問大老闆，這譚金福是救的是不救的是？」長庚道：「若論我和譚大哥的交情，他的兒子如同我的兒子一樣，況且蝶仙再三要我幫忙，我豈有坐視之理？只望重是本班逃人，又到外簾子去惹禍，壞我京都梨園的聲名。他的事我不願管。」盧台子道：「大老闆看金福材料如何？」長庚道：「那小子的戲料倒實不差。」盧台子道：「自古當首領的，沒有不愛惜人材的，金福戲料既然可取，大老闆應當替祖師爺保全一個好弟子。」長庚道：「望重那斯反覆無常，我保全了他也沒甚中用。」盧台子道：「金福年輕，難免有些錯處，大老闆能趁此機會在他身上給一點好處，叫他知道感激，然後收回本班嚴加管束，保管日後是個角色。」長庚道：「蝶仙你聽此話如何？」小香道：「這話說得極是，大老闆是要採納的。」長庚道：「也罷，明大人和動貝子是有交情的，待我去求他一封信，給望重疏通疏通。」叫天聽了，爬在地下，給長庚等磕了無數的頭，磕的眾人都笑了起來。次日，長庚、小香一齊去見明侍郎，委委婉婉的求他出力。那明侍郎自無不允，得他一封書信給動貝子寄去，諒那動貝子是個當散使的宗室，如何拗得過內務府的大臣？自然放慢了不去上緊。

遵化州李大老爺知金福官事不十分火急，即差人把金福喚來道：「你的官司已經有人照應。我聽得人言，是內務府裡給動貝子來函，如今便算沒事。只你在外簾子唱戲不甚妥當，你莫若趕緊回京。一來省得動貝子過些時再來捕捉你，二來省得陵上的兵私地裡替同伴報仇，三來你的性情不好，回到京都，那是有王法的所在，你也省得再惹別的禍。」金福道：「我也正想回京，一來看看家中光景，二來免得大老爺替我操心，三來我在鄉里也實在混怕了。只是手中沒有盤費，要求大老爺恩典。」李大老爺點頭應允，金福退出去見李鍾豫。

剛走進鍾豫的書齋，鍾豫便舉手向他賀喜道：「鑫培你的官事完了。」金福道：「也不算完，不過官無三日緊，又有內府人員在中調停，可以沒甚事了。」鍾豫道：「你既沒甚事，唱戲的還是唱戲。我這裡的門稿要捏班子呢，你可以給幫忙。」金福道：「不行，我已蒙大老爺許給盤纏，要回京去了。」便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。鍾豫道：「這也是正辦，京裡唱戲是比外頭吃香的多。你這場官事，若不是京班幾位老闆，如何就能輕輕的完結？以前咸豐年間，蔡拿洪秀全的奸細，你們那位程大老闆鬧了一個形跡可疑，拿到刑部下在死囚牢裡。京中有人和他不對，定要把這場官司給他坐實。長庚也不曾托人照應，不知刑部尚書趙大人怎麼便認定長庚是冤枉，謀反叛逆的大罪只消幾句話便開釋了。何況你不過是場人命，更不打緊，若在北京只怕連問都沒人問一聲的。」金福道：「總是作官的貴人賞臉。」鍾豫道：「也不盡然。記得長庚有次唱堂會，不知怎的把一位姓路的都老爺得罪了。這位都老爺是個老陝，他的爺爺喚作路德，唸書人稱為路潤生先生，是位八股名家，門生故舊差不多遍滿都下。這位都老爺自恃腳力不小，叱令人役把長庚按倒在地，不由分說，重重的打了四十板子。長庚第二日氣也不哼，捲起行李逃往保定。一干士大夫都寫信叫他回京。他回信道：『路都老爺是個正人，自古一正壓百邪，他若一日在朝，優人長庚一日不敢在京唱戲。』這些士大夫看了都道老路不近人情，做個手腳借著京察把他外放，長庚方才回京。這件公案，大約鑫培也是曉得的。這樣一看，作官人也有弄不過戲子之時。」金福道：「連動貝子都無奈我何，那路都老爺益發鬧不過大老闆了。不過依舊是別的作官人出來替我們壯腰子，還是貴人扶助。」鍾豫道：「這話也不差，你暫回自己住處，我明日催老爺子給你送錢，打發你上路。」金福道謝走了。門稿進來問道：「我的事少爺對小譚說過不曾？」鍾豫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他明日要回京呢。」門稿也不再言。鍾豫自到上房見他父親，替金福催盤費。李大老爺道：「盤費是我親口許的，難道騙他不成？」次日，李大老爺取一百兩銀子派門稿給金福送去。門稿答應。去了多時，回來道：「金福已經收著銀子趕路去了。」過了兩三個月，李大老爺又著鍾豫寫了一封信，差人寄到京中，交譚老旦轉付金

福。

下書人曉行夜宿，來至北京，尋個飯店住下。等到齋辰的日期，才把書送往譚家。到得那裡拍了半日的門，見個無須老翁開門出來，問：「是哪一位？」下書人道：「先生敢是譚志道？」老旦道：「不錯，我正是譚志道。你是哪裡來的？」下書人道：「我是遵化州李大老爺差來，有他老人家一封信，叫我送給府上。」那譚志道不聽則已，聽了時忽然變了面孔，冷笑道：「遵化的那位官兒是個貴人，還來理這犯人作什麼？」不由分說把門關了，再也叫不開。下書人摸不著頭腦，只得轉身往譚家間壁一家子去投宿。這家人和下書人乃是抵手親戚，兩下相見自然十分親熱。這一家有位老翁，還是下書人的長輩，便問道：「譚金福在遵化怎麼會把貴上李大老爺得罪了？」下書人道：「他在遵化，李大老爺待他甚好。我奉大老爺之命，到他老人家原籍去了一個月回來，金福已經動身北上。如今李大老爺還十分思念他，著少爺親筆寫了一封信，差我送來，怎說得罪二字？」老翁道：「既然如今還給他寫信，怎麼會把金福打了個遞解回籍？據金福自家說，李大老爺已經允許給他川資，因此回到寓中收拾行李。誰知隨後來了官人拿著一封遞解文書，糊裡糊塗把他押解上路。卻也有些好處，一路上用不著一個小錢，倒也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回京來了。他父子夫妻一家。除了小孩子不算，只要能說人話的，便一天到黑把李知州罵個不了。說他一個作官人，怎麼沒有准人性？」下書人想了想道：「這件事我明白了。我明日到戲館子裡面找著金福，對他說明，叫他不要錯怪了好人。」一夜無話。

次日，老翁同那下書人去往廣德樓看了一日三慶班的戲。大軸子是一出《青石山》，長庚扮的聖帝。那扮平將軍的武生，下書人不大認得，問那老翁，方知喚作李少貞。四個馬童內恰有一個是金福。只聽隔座有人道：「三慶班是不唱武戲，不用武行的，如今長庚也變了花樣了。」又一個答道：「可不是嗎，譚金福的武工實在不差。只因在這班子施展不開，才跑到簾外去。不知怎麼又惹了事，打了個遞解回京。據說是官面上同他不對，不曉得其中詳細。」一個道：「聽說金福這一次到簾外是偷跑的，還拐走一個何九。如今他惹了禍，不花盤纏回來，何九卻弄得不能回京。我聽說金福到京之日，他父親帶他去往長庚那裡請罪，長庚口口聲聲要把他革除梨園，眾人苦苦講情，長庚才許他仍在本班效力。總算賞罰嚴明，夠一位老闆的資格了。」說話間，戲已演畢，老翁先回。下書人曉得三慶班的習氣，不敢入後台，只在戲園門外等候。少時見譚家父子出來，他便放過叫天攔住金福，施禮問好。金福同這下書人在遵化是混熟了的，只得還禮招呼。下書人拖住金福，走入道旁一家小的茶湯鋪，喚作桂元齋，尋個桌兒兩個人對面在板凳坐定。跑堂的過來問是吃茶湯，還是吃藕粉和元宵？金福道：「我都不，你只換一碟小悶爐燒餅來。」那下書人要了一碗藕粉。兩人一面吃，一邊講話。下書人道：「自老弟走後，李大老爺和少爺都十分想念差我給你送封信來，問你的近好？」金福道：「李大老爺待我雖有些好處，只是今日賞我書信卻是不必。」下書人道：「聽老弟的話樣兒帶著刺兒，難道李大老爺還有什麼不好不成？」金福道：「他是貴人，我怎敢道他不好？只他做事太缺一點兒。」下書人道：「我聽說你北上之時，李大老爺還送你的盤費，怎說他作事太缺？」金福道：「我是打遞解回來的，何曾見他什麼盤纏？」下書人道：「你錯怪了人了，這事是稿房裡同你不對，勾著用印的，作的私弊，倘李大老爺果然要打你的遞解，他一個作官的怎肯這樣鬼鬼祟祟？」金福低頭想了一想，恍然大悟道：「不差，我實是錯把恩人當仇人。」當下搶著付了錢，把下書人讓往家中，自己先去對父親解說明白，明天忙出來與下書人相見，並謝昨日冒失之罪。下書人取出書信付與他父子，起身要行。叫天忙攔住道：「上差不要去心太急，我父子還有大事相煩。」下書人問是何事？叫天道：「我父子都不識字，求上差念給我聽。」下書人答應，拆開念了一遍，放下書信，別過他父子二人，出門走了。

次日，叫天到後台求盧台子替寫了回書。那何老旦也走來托了台子一件事，台子給他一併寫入書內，交付叫天親自送去。那下書人得了回音，連忙回到遵化，見著李大老爺交了差事。李大老爺看了書，方知門稿作弊之事，又見上面有求他設法叫何九回京的話。一點頭登時把原來門稿克出不用，就命下書人補了門稿。另差人往薊州喚到何九，當面給了五十兩銀，勸他速回京都。何九千恩萬謝，僱了驢趕路而歸。不想那驢夫不是好人，冷不防把行李拐得無影無蹤。何九歎口氣道：「活該我不能風光回家，我也不必再去求李大老爺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譚金福打得遞解，我何九也要得飯。」拿定主意，討飯回家，於是改了面皮，見著過往之人作揖打恭，尋錢覓食，混了一日。

次日，正在大路上行走，遙聽得鑼鼓之聲。何九道：「我癡嗎？既有人唱野台戲，我何愁沒有盤纏？」便順著聲音尋了去。原來是一座東嶽廟，有人還願賽神，何九走入後台，同老闆相見已畢正要扮戲，忽然前台幾個僕人同道士走來。僕人道：「不消唱了，戲價只給一半，你們去吧。這廟裡神道不靈。」後台老闆道：「二位爺們，沒您不聖明的，我們唱過兩日，只今日唱完都算圓滿，怎麼貴上老爺忽然不叫唱了？縱然不唱，這一半戲錢是不能扣的，我們賠累不起。」道士道：「你不知道，只因他們雖是鄉紳，卻實是劣紳，作的事情我們都看下去，弄得神鬼不容。家裡鬧起鬼來，他們飯腦袋急了，許下這廟裡的心願。想必那一天東嶽老爺沒在家，不知哪一位愛小便宜、喜聽踏戲的神道，居然替他把鬼克掉了，他家太平了一個月，因此還願唱戲。不料驚動老爺把鬼依舊放出，到他家去攪，他們反說神聖不靈，要停戲扣錢。戲是我替他們寫的，所以叫我來退。這家子是不能和他講理的。老闆，你讓一步，反正這宗毀謗神明、絕方外衣食的惡徒，老爺必然下在速報司，給他記名的。」僕人聽了怒道：「雜毛野道怎麼罵我們的家主？」道士道：「我罵你主人，你便急了，你說我廟裡的神不靈又該何罪？」兩下越說越僵，加著戲班不讓戲價，便開了三股趟，打將起來。何九見不是事乘機走出。恰好那個驢夫正來看戲，與何九撞個滿懷，何九把他揪住，也打將起來。眾看戲人四面圍繞，也有解勸的，也有盤問二人因何相打的，也有站在遠處伸脖瞪眼看熱鬧的。何九把原因說了一遍，眾人都道：「驢夫可惡。」要拿他送官。驢夫叩頭求饒，吃眾人趕得無影無蹤。何九不但復得行李，還饒了一匹驢。謝別大家，騎驢趕路。

看看到了京城，離城不過二三里地，卻遇著劫路的賊，連行李帶驢都被劫了，依然空手回家。見著何老旦，先發了一陣脾氣，少不得也到四箴堂請罪。長庚道：「望重是罪魁，我打了他四十戒尺，這小子是被望重引誘走的，我早已打聽得清楚。兩人所犯輕重不同，這小子只打二十也就夠了。」吩咐管事人帶去打畢，叫他下戲房，依舊效力。眾人都贊大老闆發落得不差。

光陰似箭，早到了六爺府堂會的正日。明侍郎親自作戲提調。後台來手，找的巧玲。雖說是散約，到底用的四喜零碎居多。三慶班除了小香之外，又找長庚。春台班只有一個三勝。小班中似那趕三等類，也約在其內。長庚不悅道：「我從前也應過外事，但如今同班朋友把我捧得太高了。有了堂會，我一個人去掙錢，未免說不下去。」便推病不來。明侍郎只得在六爺面前替他道：「長庚實在有病，況且有了餘三勝也不必聽程長庚了。」六爺道：「一個伶人，有也不多無也不少。他既有病，便不必傳喚。倘若非要傳他不可，反給唱戲的長了身價，未免不像官話。明侍郎道：「是。」

當日演畢新排的這出《受福報恩》，六爺高興。吩咐找補一出《思志誠》閔天德嫖院的玩笑戲。巧玲等一千名旦扮了妓女，小香扮了一位少年嫖客，其餘淨丑等角，有扮忘八的，有扮烏師的，有扮跑廳的，有扮幫閒的。只趕三扮了一個伺候妓女的老媽子，走上台，用目一看，只見五爺倅親王、六爺恭親王、七爺醇親王坐一處，他便冒冒失失望著眾妓道：「不想老五、老六、老七都來了。」眾角色聽了各吃一驚。那位倅親王只說了一聲「可惡」，左右侍從早奔上台來，把趕三捉將下去。趕三也嚇得魂不附體，戰戰兢兢的跪下，不住的磕頭。小香、巧玲等也都趕來一同跪著，替他求情。六爺道：「你們不必管他這閒事。這小子特豈有此理！」眾人再三求告，五爺冷笑一聲，伸出十個指頭，侍從們早把趕三揪翻，用皮鞭抽將起來。抽到五十多鞭，趕三已是皮開肉綻，那皮鞭還是抽個不住。眾人又復求情。七爺道：「早呢，才打了一半。一個指頭十鞭，定要打一百鞭的。」看著又打了三十鞭，明侍郎向五爺道：「這小子不禁打。倘若死了，於六爺府裡的喜事有礙。求爺開恩！」五爺點頭，把侍從們看了一眼，侍從們方才住手，放起趕三。他爬過來叩頭謝責。五爺說聲：「滾！」趕三答應道：「喳！」抱著腿，往外便滾。六、七二王都笑了，只有五王仍是怒氣不息。明侍郎又敷衍了半日。領著伶人退出。

趕三已坐車回家。巧玲忙趕來探訊，走進大門，只見院中香煙繚繞，趕三兒子披頭散髮，跪在地下不住的磕頭。巧玲大吃一驚，以為趕三有甚好歹，正待要問，趕三的跟包已將巧玲讓入房中。見趕三在床上半躺半坐，不像個死的，巧玲方才放心，向前說

道：「劉先生受屈了！」趕三道：「我早該挨打，這也不算受屈。只可恨你們苦苦講情，折去我二十年壽數，不能長命百歲罷了。」巧玲道：「怎麼我們講情倒講出不是來了？」趕三道：「那王爺的打豈是俗等人挨得著的。挨一鞭子是要我活一歲的。我若挨到一百鞭，穩穩當當要入百壽圖的。如今只挨了八十鞭，恐怕只能活八十歲。倘你們不講情，五王豈肯只打八十！你們雖救了我目前之疼痛，卻是誤了我的前程了。」巧玲知是渾話，便不再問，看夜色已深，起身告辭。走至門外，見趕三那個兒子已經先在街心，仗劍搖鈴，口誦三山九侯先生寶號，又聽他祝告道：「願弟子之父身體無恙。」巧玲方知是代父禳災。旁邊有個老者笑道：「這小子專一弄這些把戲！他有一日在街上當著眾人誇口，說是善能拘神遣將。眾人不信，他便掐訣念咒。正念的高興，忽見一個藍面長身的怪物從眼前底下一晃，把他嚇的抱頭鼠竄。其實，是冥衣鋪的徒弟拿著個紙糊鬼王，在他門前經過，他一時眼離罷了。」巧玲暗暗好笑，登車歸到寓所。一宿無話。